



奧西波夫著

七 船 島

時 代 出 版 社

七 船 島

奧西波夫 著

高 華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I. Osipov
THE ISLAND
OF
SEVEN SHIP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蘇聯阿塞拜疆石油工人在波濤洶湧的裏海進行海底採油的英勇事蹟。在遠離海岸的大海上建立井架和鑽探油井，是艱苦而危險的任務。但是，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住蘇維埃人。他們不避風雨、不分晝夜地工作着，給祖國的建設提供資源。阿塞拜疆石油工人的忘我勞動反映了蘇聯人民的高貴品質和熾烈的愛國心，同時在我國工業建設中也是對我們的一種鼓舞力量。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外文印刷廠裝訂

1954年9月北京初版 1954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6/32

1—15,080冊 62千字

05.12/14

目次

冒險的航行.....	二
海裏的油.....	二
「黑岩礁」上的房子.....	二四
島上.....	三五
庫爾班·阿巴索夫.....	四
設計師的勝利.....	五
冒着風暴.....	五
米利克·格奧克查耶夫.....	七
「阿塞拜疆號」的行程.....	八
科學家所做的事情.....	九
海油.....	九
新勘探的曙光.....	九

冒險的航行

早上的天氣預報並沒有帶來鼓舞人心的消息。還是北方颳來的強風，還是和頭天一樣的「風力加強，漸漸轉爲大強風」。

又是一個風暴的日子降臨到列貝熱海岸。

港務長室設在一艘木製大駁船的甲板上，一陣陣猛烈的巴庫東北風把它給颳得搖搖擺擺的。打窗戶裏望出去，可以瞧見零亂的烏雲在一片陰暗、迷濛的海上急速地奔馳着。

忽然起了一陣特別厲害的狂風。玻璃窗嘎嘎地響；鄰近的房門關上了，「砰」的一聲，幾乎把耳朵都震聾；一個水桶給颳下牆來，咚地撞在甲板上。這些聲響全淹沒在刺耳的風嘯中了。

馬麥多夫沒精打采地細看着天氣預報。他那一籌莫展的沮喪情緒越來越厲害了；列貝熱海岸船隊得在防波堤邊再呆一天，他想到這一點就着急。

九月的暴風已經颳了三天了。幾艘汽艇在海上遭到襲擊，停泊在那些油井架附近。他知道，這種天氣裏，在大海上保護小船是多麼艱苦。說不定這會兒就有人在在那兒呼救呢。

「哎，我究竟爲什麼坐在這兒閒着呢？」——馬麥多夫打起精神來了——「我得儘快地跟那些船長取得聯系，弄明白他們是怎麼過夜的，關照他們今天可能有大強風。」

他把天氣報告扔在一邊，給無線電台打電話。

值班的無線電務員馬上回了話，可是請他等着收聽。

「我困在巴克萊尼了。你聽見沒有？」

庫利耶夫是巴克萊尼島上的鑽井技師。他那響亮的低音被無線電擴音機擴大，打收音機裏傳出來。

馬麥多夫豎起耳朵聽着。「英古爾號」汽艇是在那裏——在那個離岸二十公里的冷落的島邊——過夜的。船長曾經想開船，可是浪濤沖過汽艇，差點把它打到岩礁上去。他們好容易才想法把船救了出來。

「列貝熱！列貝熱！這兒是巴克萊尼，這兒是巴克萊尼，」庫利耶夫急急地說着。

「你聽得見我的話嗎？」

「我聽得挺清楚，」無線電務員回答說。「像你那樣的最低音，我非聽見不可哪。」

「趕快拿枝鉛筆把這個記下來：『鑽井部主任。夜裏鑽進二十五公尺。鑽透砂質層。今天天亮的時候，繫船台給浪頭打壞了。蘇利埃曼·凱里莫夫給沖到海裏去了……』」

說到這裏，跟巴克萊尼的聯系突然中斷了。馬麥多夫只聽見風在無線電室裏噓噓地

叫。他坐立不安，直催無綫電務員：

「怎麼啦，那邊出了什麼岔兒？趕快給接上庫利耶夫！」

終於跟巴克萊尼重新取得了聯系，說鑽工蘇利埃曼·凱里莫夫已經得救了。

庫利耶夫繼續口授他那關於值夜情況以及鑽工、機工和安裝工所完成的工作的報告。

「他們一分鐘也不向風暴低頭，」——馬麥多夫想到了這些人，他們在大海中一座油井架上一連熬了三夜，沒有人換班——「而我們的船隊却呆在防波堤邊閒着！貨物還在碼頭上呢。」

庫利耶夫把報告口授好之後，馬麥多夫就跟無綫電務員說：「問問『英古爾號』情形怎麼樣。」

「平安無事，一點也沒有損壞，」巴克萊尼島上回答說。

「跟船長說，風力還要加強，」馬麥多夫說。然後他要無綫電務員給叫布倫尼島。

在那裏遭到風暴襲擊的汽艇，有兩艘是不需要援助的，另外一艘則需要援助。這艘汽艇困在「邱連岩礁」附近一座頂遠的井架那裏，船舵毀壞了。

「你靠自己脫得了身嗎？」馬麥多夫問。

「等風平靜一點，我試試看，」船長有點拿不穩地回答說。

「今天可別試。全強風要來了。」

「我會等到明天的。」

馬麥多夫跟遠遠近近停船的地方都講了話之後，就從他的寫字枱跟前站了起來。他想到外邊碼頭上去。這會兒，那裏並沒有什麼事需要港務長辦理，可是坐在電話旁邊聽外邊的風嘯，儘想着明天東北風會不會減弱，他覺得受不了。

鑽井技師基雅西姆·蘇爾塔諾夫走進來了。他是個寬肩膀的大個子，穿着油布雨衣和塗有橡膠的笨重的帆布靴。他一屁股坐在門口的椅子上。港務長跟蘇爾塔諾夫一聲不吭地互相瞧着。馬麥多夫先開了口。

「蘇爾塔諾夫，沒有什麼事可做，」他說。「我們得等到明天。說不定到天亮時候風會平靜點兒。」

「明天太晚了，」工長插嘴說。「要是今天我不把蓄電池送到那邊去的話，我們會毀了油井。」

馬麥多夫轉向窗戶。

「今天什麼事也幹不了，」他重複說。「瞧，在這樣的風暴裏，你怎麼上『七船島』去呢？」

「我們非上那兒去不可！」蘇爾塔諾夫說。「馬麥多夫同志，你就下命令吧。我不能坐在岸上，我沒有權利……」

「我也沒有權利放汽艇出海。就是碰到比較緩和的強風，航行指揮處也不准我們的汽艇開離港口。」

「誰管你的指揮處准不准！這些規則訂下來的時候，人們並沒有出海採油啊。讓我到海上去！」

「我就是真的放你去，今天也沒有一個船長會同意開船。」

「他們當中有一個早已同意了。」

「誰？」

「勒勃洛夫。我馬上去叫他。」

鑽井技師走了出去，一會兒就跟維克多·斯捷潘諾維奇·勒勃洛夫一塊兒回來了。勒勃洛夫是資格頂老的裏海海員當中的一個。

「我們會不會毀了汽艇呢？」馬麥多夫問船長說。同時他想，他當然不應該提起汽艇，而應該提到船長本身跟乘客。可是，像勒勃洛夫那樣的海員，要是當面責備他說「你沒想到你自己的危險，也沒想到你船上的人的危險」，那是不行的。這會大大地得罪一位航行裏海三十年的海員。

「我打算走舊水道，」船長說。「那兒，北邊有里巴契保護我，一過里巴契，海上風浪就不會太大了。」

馬麥多夫搖搖腦袋：「舊水道？不行，我不准走舊水道。就是也不行，維克多·斯捷潘諾維奇。」

船長爭辯說，舊水道仍然可以航行，沒有特別危險。他說：當然囉，一年來水的深度是減了不少，有些地方淺得你乘着划艇也過不去，可是，謝天謝地，這條水道上每塊小石子他都記得。

「我會達到目的的，」他自信地說。「你放心好了，我準會達到目的。」

蘇爾塔諾夫盯着港務長的臉。他注意到：馬麥多夫就要贊同船長的論點了，可是又不便說決定讓他開船。這位鑽井技師答覆兒了。

「讓我們這麼辦吧，」他建議說。「准許我們一直航行到里巴契。到了那兒，要是可能的話，我們就往前開；要是不行，我們就往回走。我的話對不對？」船長跟他互相使眼色。

「好吧，我們就試試看！」馬麥多夫決定了。「可是記住，過了里巴契，你要是覺得路難走，就折回來，可別叫話把兒落到別人嘴裏。」他說着跟船長和鑽井技師一塊兒走出屋子。

船長還沒有來得及答話，他們已經到甲板上了。狂風使勁吼叫着，誰也聽不見船長說的話。也許勒勃洛夫是想要叫港務長放心，答應按鑽井技師的意見辦。

駁船緊緊繫在岸上，陡峭的船舷塗着柏油，旁邊停泊着幾艘漆成淡灰色的小汽艇。東北風把這些汽艇逼進了海灣，它們好像小雞圍着母雞似的躲在駁船周圍。它們每艘能載十來個乘客和五十來噸貨物。

這支艇隊是爲油田服務的，它把人員和貨物運到海上井架。忙碌的小汽艇和拖輪日夜夜地在油井架間急駛着。要是沒有這些汽艇和拖輪的話，就不可能在海上幹活。

勤勃洛夫船長從防波堤跳上「莫爾雅克號」汽艇。機工打機艙裏探出頭來。

「開引擎，」船長命令說。然後他走進操舵室，看不見了。

不一會兒，引擎就契克契克地響起來。蘇爾塔諾夫順着防波堤跑，兩個船員急匆匆地跟着他。他們拿起蓄電池往「莫爾雅克號」艙裏擱。

鑽井技師回到馬麥多夫身邊。後者沉默地瞧着他們爲危險的航行作準備工作。風力似乎已經有天氣報告所預計的那麼大了。人們很難站住腳。

鑽井技師跟馬麥多夫握握手，對着他的耳朵囁着說：

「謝謝！」

「祝你幸運！」馬麥多夫回答說。

這時候，引擎契克契克地響得更厲害了。「莫爾雅克號」離開駁船，往大海駛去。汽艇順着風行駛，船頭排開海水。有時候，船尾往上翹得老高，螺旋槳露出水面來。

淡灰色的窄窄的船身，忽而消失在兩個洶湧的巨浪中間，忽而高高地行駛在浪頭上面。

鑽井技師站在甲板上，背靠着操舵室，風拉扯着他的油布雨衣。

馬麥多夫在防波堤上呆了半天，目不轉睛地瞧着「莫爾雅克號」。這艘汽艇排濤破浪，很快地駛遠了。

馬麥多夫感到又快活又放心不下。他担心的是那些啓程作危險航行的人的命運。同時他又覺得高興，因為海員正在幫石油勘探者的忙——他們在這樣的風暴裏把蘇爾塔諾夫送往「七船島」，這就是保全井眼，不讓它毀壞。

傍晚，里巴契島報告說，「莫爾雅克號」向着東北方安然駛過了那個島。島上的人曾經認為這艘汽艇快開近島來了，因為它慢了下來，似乎拿不定主意的樣子。可是，儘管海上風浪漸漸大起來，它仍然順着原來的航綫開去了。

過了里巴契，浪濤確是平靜些，因為這個島的北方縣延着一排岩礁，浪濤碰到岩礁就冲碎了。然而，誰也沒有在颶全強風時乘汽艇出過海，於是無綫電務員把那個報告一傳達完就質問說：

「出了什麼事兒啦？在這樣的風暴裏，他們叫勒勃洛夫上哪兒去？」

列貝熱海岸回話說，誰也沒有叫勒勃洛夫船長出海。他是爲了援助石油工作人員而自願去的。

半夜裏，勒勃洛夫用無線電向港務長報告說：

「安然登陸。貨物已經送交井架。」

馬麥多夫翻開航海日誌，看一看天氣報告，在日誌上這樣記着：「北風，全強風。」

『莫爾雅克號』在『七船島』繫了船。」

海裏的油

這個島是最近才有的。自然界的力量對於它的誕生並沒有起什麼作用。是人們在裏海中遠離海岸的「黑岩礁」附近探索石油礦藏，因而把它建立起來的。航行指揮處注意到這一帶是巴庫跟阿斯特拉罕之間頂危險的地點之一。

水平綫上有一排矮礁脈，海鷗和水鴨老在上面打旋兒。船長們瞧見這排礁脈就格外小心地注意船隻的航綫。他們知道，稍一鬆懈就可能遭殃；急流會抓住船隻，把它冲到岩礁上去。

「黑岩礁」四面八方都有顯著的圓柱浮標和浮筒圍繞着；天一黑，圓柱浮標和浮筒就驟然閃爍起紅光和白光來。碰到濃霧天氣，「鳴叫器」就放出漫長而沉鬱的聲音。它那嗚叫着的汽笛向航海者發出警告：「留神，別挨近這危險的地方！」

浮標和閃光信號都不能使船隻免於在「黑岩礁」觸礁失事，這樣的情形發生過不止一次了。在這裏清澈的海水中，可以看到好些沉沒了的船隻的煙囪跟桅杆，上面長滿了海草。

可是，吸引着地質學家的並不是「黑岩礁」的壞名兒。

人們早就知道，「黑岩礁」附近海面上常常出現虹色的圈兒，還有氣泡打海底浮起來。人們無意中在舊的航海日誌上看到這樣的記載：「風要是打北邊吹來，哪怕船長離着『黑岩礁』很遠，他也可以從一股特殊而明顯的石油氣味中，嗅出前面有一排危險的暗礁和明礁等着他。」

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個早上，一艘小汽艇開近了「黑岩礁」。船尾繫着的划艇，在波濤上東搖西盪的。

天晴沒風，這是這個季節裏海上難得有的天氣。岩礁和石頭上散佈着曬太陽的海豹。它們聽見引擎聲就往海裏鑽。受驚的雌海豹連推帶扯地把它們的小海豹弄到水裏去。

在那些把每塊暗礁都標明出來的碎浪間，船長小心翼翼地操縱着他的船隻，在一座深褐色的高岩礁附近拋了錨。

這地方陰沉沉的。被風浪侵蝕得光禿禿的錐形岩礁，影影綽綽地露出海面。岩礁的那邊縣延着一排長礁脈，伸展得遠遠的。這裏的水不深——大約十公尺到十五公尺光景。有些地方突然深起來，深到五十公尺，然後又減到兩三公尺。水底下橫着一片小山脈，一道道的狹谷把小山分開。

划艇給拉到汽艇旁邊。汽艇上只有一個乘客，他往划艇上一跳，手裏拿着鏈子跟背包。水手長跟着他上了划艇，在槳邊坐下。

划艇在碎浪間前進，往那座岩礁搖去。他們想把船划到岩礁邊，但沒有成功。好些尖銳的石頭，剛剛沒在很淺的一層水裏，讓船靠不攏。

「哎，你不相信我，」水手長暴躁地說。「你瞧，這兒你上不了岸。」

可是那位乘客顯得特別頑強。他催促水手長再試一試。等到他看到沒有希望的時候，他就下了船，半個身子浸在水裏，踩着一塊又一塊的石頭跳過去，到了岩礁。

他攀住每塊突出的岩石往上爬，不時地停下來拿鎚子敲下岩石，擱在背包裏。他每敲下一片岩石，總要仔細地把它察看一下，甚至嗅它一嗅。他時常打口袋裏掏出羅盤來，爲了某種難以理解的理由，把它按在岩礁上。

他這樣地花了好幾個鐘頭，然後回到划艇，命令水手長往另一些岩礁划去。

汽艇整天停泊着。

「他把我撇下了！我早就知道他會撇下我的！」船長一邊咕噥着，一邊在甲板上踱來踱去，對於他乘客的行動越來越火兒。「可是，他還約定在天黑以前回到列貝熱海岸呢。」現在，這完全不可能了。太陽已經下山；視着黑下來的海面，早就看得出閃光信號了，可是划艇還沒有回來。

划艇從從容容地從一塊岩礁挪到另一塊岩礁，忽而讓乘客下船，忽而又讓他上船。「我不想再等下去了！」船長打定主意。「他難道不明白我們跑到了什麼樣的地方

嗎？這兒你摸着黑出不去！」

他走進操舵室。不一會兒，汽笛就焦急地嗚嗚響起來。

划艇響應汽笛不斷的叫聲，打頂遠的一座岩礁後邊划了出來。水手長使勁划着槳。他在這些隱藏在大海裏的陰沉沉的岩礁左近閒盪，說不定也盪厭了。

那位乘客遊覽了好久，回來時渾身都濕透了，可是精神極好。

船長瞅見他滿臉笑容也忍不住笑了笑。

「我知道『黑岩礁』把你逗樂了，」他說着就下命令開船。

「你猜得對，我親愛的船長，」乘客用活潑的聲調回答說。

他打開背包，取出那些石片來。

「天底下出怪事……你瞧，有一位名教授曾經到這一帶來看過。他上不了岸，遠遠地瞧着『黑岩礁』說，『這些岩礁看來吸引不了石油勘探者，地質學家在這兒沒有什麼事可做……』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誰都不懷疑教授的話。說真的，這兒有什麼東西能吸引地質學家呢？值得爲這個問題傷腦筋嗎？你瞧，在離陸地五十公里的大海上，你還是完成不了深探工作的。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就技術設備來說，在大海上工作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有了。『黑岩礁』看來早晚會吸引石油勘探者的。」

船長趕忙要在傍黑兒以前盡可能遠離這個危險的地方。他沒有等到聽完他乘客的一段